

翻译符号学刍议

王绍玉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5.03.001

在研究语言符号学的时候，始终有一个影子在周围徘徊，挥之不去，它就是翻译符号学。我们知道，语言符号学“是研究语言符号本身以及用符号学的思想观点来研究语言学问题的学科”。而翻译符号学的主要对象也是语言符号，如果要为翻译符号学界定的话，我们可以设定它为符号学门类下的一个分支领域，专门用来探讨翻译发生过程中的符号转换现象及相关问题。

与翻译符号学相近存在一些临界研究，但它们彼此有所区别。首先是翻译符号学与一般翻译学的区别，后者旨在通过多学科方法探究翻译现象及其相关的参数，探讨翻译的性质、功能、标准以及译者的职责、条件等问题，建构系统的科学翻译理论；翻译符号学旨在通过符号学研究方法，探讨符号转换的本质、规律、规则、任意性与阐释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建构以符号转换问题为对象的符号学理论和方法论。其次是翻译符号学与符号学翻译研究的区别，前者旨在建构以符号转换问题为对象的符号学新兴分支学科，后者旨在以符号学理论阐释翻译现象，属于翻译学的一个附庸研究范畴，处于以符号学理论解释翻译现象、验证翻译理论的“脚注式”研究，还未上升到“学”的阶段。再次是翻译符号学与符号翻译学的区别，两个概念在此的区分不仅在于词序，更在于切入点、理论与方法依据及旨趣的不同。前者侧重的是以翻译发生过程的符号转换现象为切入点，以符号学自有理论和方法构建符号学分支理论和研究方法论；后者侧重的是以翻译过程中涉及的符号问题为切入点，借用符号学理论方法及其他相关学科理论，构建翻译学分支学科理论与方法论。

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非常丰富。初步研究表明，它涉及翻译的符号过程、符号行为、符号关系、符号层级、符号间性、符号功能、符号守恒等层面。（1）符号过程。符号过程分别涉及信号符号的流程，翻译过程的编码、解码与重新编码，符号的“三位一体”性质问题。从符号学角度讲，翻译活动就是一个符号过程，是符号主体对一种符号系统组织的文本的解构，经过重新编码创造性地建构成另一种符号系统的文本。或者说，翻译是个复杂的传递信息符号的行为和过程，是符号主体即译者针对原文本信息，采用另一种符号系统地解构文本信息，建构另一全新符号文本。（2）符号行为。第一，翻译是阐释符号行为，它包括两个阐释项。译者对源文本的理解，如词汇语义、句法结构、文本题材、主题、交际情境、模态等，得出信息逻辑链，我们称之为第一阐释项，而翻译文本对目的语读者的语义潜势影响总和为第二阐释项。第二，翻译是顺应符号行为。顺应是指编码者和解码者根据上下文语境不断选择符号行为，以便达到“理想”的交际意图，尤其是解码者应以符号文本入手，结合原文本所在的语言符号外部环境因素、语言结构和语境因素，阐释文本符号内容，以目的语言符号域的语言使用现实、社会规约或惯例为依据，以动态顺应手段，呈现原文本内容，满足跨越语言符号媒介的交际需要。第三，翻译是情境符号行为，主要体现为语场、语

(上接扉页)

旨、语式,又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分别对应起来。比如,概念功能体现译者的经验和经历,反映内心活动;人际功能体现作者和译者、译者和读者的关系,反映外部关联;语篇功能体现语码的组合与转换,反映译语机制。第四,翻译是图景符号行为。如果我们把文本视为一个大的符号系统的话,那么翻译的过程是两个反向的符号过程,前一个过程遵循从源语的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解释关联物的途径,此时,作为符号主体的译者获得了文本的全部信息;后一个过程是倒逆过程,即经过目的语符号系统的解释关联物—对象关联物—媒介关联物的过程,最终产生目的语文本。两个过程实际上经历了从一种语言世界图景到另一种语言世界图景的穿越,翻译过程就是力求缩小穿越差异的过程。第五,翻译是制约符号行为。就翻译而言,符号使用者与译者相对应,他既是符号的创生者又是符号的阐释者,但不论是符号创生还是符号阐释均要受到符号使用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翻译的制约符号行为或表现为译者在解码过程中受到环境(如心理、社会、文化、阅历等)刺激产生一些行为反应,从而出现了符号与固有所指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不和谐关系;或表现为译者的族别差异、语言文化类型差异、地理区域差异等,导致了翻译活动沿着所处族别语言文化方向发展,派生出各色的符号变异体及其所指关系,引发了区别性符号关系或行为,产生了符号使用中的不和谐噪音。第六,翻译是一种言语行为。首先,它是言内行为,即编码者编写词汇、短语和语句的过程,是交流者通过其所在社会的语言规则和惯例表达符号表层意义的行为;其次,它是言外行为,即表达编码者符号的意图;最后,它是言后行为,即旨在通过话语符号实施的某种行为,引发某种变化,产生某种结果。从翻译过程中的符号转换角度看,符号行为系符号转换过程中译者阐释作者文本表层意义和深层含义并重新译编文本意义的过程,理想的翻译行为需同时完成“言有所述、言有所为、言后有果”的使命。

(3) 符号关系。符号转换过程必然涉及符号关系问题,比如符号的二元关系——能指与所指、组合与聚合、常体与变体、词汇与实物等以及符号的三元关系——语内—语际—符际三类译域、内在一指称—语用三类文本符号、语构—语义—语用三类语言符号结构等。这些二元与三元符号关系均涉及符号使用与转换的内容,可为翻译符号学研究提供方法论依据,保证了翻译符号学从符号类型、符号类别归属、符号文本、文本符号、语言符号结构、符号译域等层面探讨的理论依据和可信性。

(4) 符号层级。所谓符号层级指逐级构成性关系的结构形式,下一级符号通过相似度关系构成具有新性质的上一级符号。符号的层级系统可以做出多元解释。如广义层级所指的次符号、符号和超符号三个层级概念直接影响到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的相互转换;再如象似符(一级符号)、指示符(二级符号)、象征符(三级符号)的相互转换是符号生长过程中意义指称不断进化的结果,也是符号转换的机制所在;又如符号模式化系统分出了第一模式化系统和第二模式化系统,而翻译过程就是对第一模式化系统和第二模式化系统的全面考察,即第一模式化系统建构的基本的交际信息或称规约信息的相似性成为语言间可译性的先决条件,而第二模式化系统所附加的文化信息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哲学、宗教、仪式、生活方式等)又制约着翻译的跨文化阐释。

(5) 符号间性。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是显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种结合使文本不仅是符号的形式组合,而成为一个渗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动态构造。就本质而言,这种文本符号结合体就是一种文本符号意义的生长和延伸,形式上通过由符号A到符号B的转移体现出来,即符号B吸收了符号A的某部分符号意义成素,这种符号意义的生长被称之为符号间性。换言之,一切文本均处于相互影响、转换、交叉重叠的文本模式网络之中,影响着阅读、阐释和不同系统符号之间的转换。

(6) 符号功能。符号具有表达、描述、呼吁、社会、情感、意动、指称、元语言、交际、诗学等多种功能,而译者正是根据各类文本组篇功能范畴的特点来阐释

文本信息内容, 将其解码为信息中介文本, 再以译码使用规则或惯例, 按照文本类型功能, 重组具有极大相似度的信息文本, 从而完成信息文本的符号转换。因此, 了解了各类符号功能构建的文本类型特征, 有助于译者从宏观上把握信息文本的类型、组织布局模式、信息焦点、信息传递指向和文本目的, 有助于译者在阐释和解码基础上, 以最大的相似度用另一门语言符号呈现同一类型的信息文本。(7) 符号守恒。对翻译而言, 符号守恒是指符号承载的意义或信息守恒, 或者说, 在动态转换前后的总和应保持不变, 即原符号文本意义或信息为常体, 转换后的变体总和应等于或不小于常体总量, 因而就要求符号转换时应保持信息对等或等值, 美国奈达将其称之为等值翻译。符号守恒与载体介质相关, 在符号转换时伴随着介质的变化和信息形式的转变, 有用的信息可能丢失, 也可能变为另一介质中无用的信息, 会出现如何在变与不变之间取得信息守恒的问题。符号守恒与语义意指相关。罕见的构词、搭配和信息事件均会增大信息量, 从而导致原有信息通道宽度不适应的现象, 因而只能延展原有信息通道宽度, 嵌入或增加语义冗余信息, 使晦涩的复杂文本结构明晰化, 帮助目的文本读者获得等同于原文本读者相似的文本信息。符号守恒需关注语义歧义和符号操纵现象。对于前者, 译者需要尽量洞悉发话人的世界经验及发话背景, 尽量以同样或类似的世界经验为背景, 阐释发话人信息符号, 解码发话人信息文本, 去获得与发话人文本等值的信息; 对于后者, 译者就有必要以另一种语言符号重构语言文本的语言操纵模式、发话者意图和文本信息, 以发话者操纵语言符号的各项修辞手段和操纵模式为参考项, 尽量在另一门语言符号中还原或再现原文本的文本特征, 保证符号文本的信息守恒。符号守恒还应克服语码视差情况。所谓视差指大脑对符号的阐释与所指对象之间存在的差异。从符号转换角度看, 译者要注意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层面语符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正确对应关系, 以便保证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信息等值。符号守恒往往与不可译现象关联, 如同维特根斯坦所说: 语言游戏本身不可译, 可译的只是语言游戏的内容、规则和思想。在符号转换过程中, 译者对于不可译现象, 或是直接袭用原语言符号添加注释, 或直译加注释, 亦或是意译加注释, 以便补偿原文本转换为新文本过程中产生的文化信息缺失, 进而保证文本转换过程中的信息等值。

在国外, 若从维特根斯坦图像理论和语言游戏中涉及的翻译话语算起, 符号学与翻译相关已有百余年历史; 若从皮尔士符号三元观中有关问题的话语及其歌剧翻译实践算起, 符号学与翻译相联也已有近百年历史; 若从雅各布森的语内、语际、符际三大译域分类算起, 符号学与翻译联姻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里程。在中国, 自20世纪末《中国翻译》和《语言与翻译》率先刊发符号学和翻译合流相关文章至今已近30年。客观地讲, 人们已经开始关注符号学和翻译研究的关系问题, 但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均不足, 故此我们以符号学方法论开展符号转换研究, 创建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符号学分支领域——翻译符号学。正如当年索绪尔对符号学的预测一样, 翻译符号学也应有它存在的合法权利。相信, 翻译现象如能进入符号学的视野, 其学科内涵必能得到更大限度的解释, 无论是翻译的本质、翻译的规律, 还是翻译的模式均能得到进一步的探究。

注释

翻译符号学是语言符号学跨域研究最相关的领域, 近一段时期, 我与贾洪伟、吕红周博士对此话题进行了多次研讨, 并形成了专门的文章, 这里所谈为我们拟构建的翻译符号学的核心思想。

(作者简介: 王铭玉,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语言符号学、普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E-mail: mywang2@163.com。)